

# 金蝶獎與

文 | 詹斯閔 · 攝 | Eliot

# 臺灣裝幀設計的過去、未來

## 訪李明道

The Past and Future of Taiwan's Book  
Design and the Golden Butterfly Awards:  
Interview with Akibo Lee.



籌畫並與設計過多個項大型展覽與演唱會活動的李明道 Akibo 老師，受書展基金會邀請，2017 年開始擔任金蝶獎評審。金蝶獎是書籍裝幀設計的比賽，2006 年開辦至今。李明道從這幾年參賽的作品中觀察到，設計師能更深刻地去感受他所要包裝的內容，而不只是追求視覺上的表演。超越性是他看重的評選向度，「一個好的設計、成功的裝幀，就是要告訴以後的人，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。」Akibo 在八、九零年代，臺灣流行音樂產業正熱之時，做出好幾張經典的專輯封面；他玩創新，受藝術家賴純純從美國帶回來的表面支架主義影響，用不同材質剪出唱片封面的字。《紅螞蟻合唱團》、林強《向前走》還有陳昇、伍佰數張專輯的封面都是出自他之手。



## 設計如何產生：唱片和書籍

唱片封面設計和書籍裝幀是南轅北轍的兩件事？其實不。Akibo 說道，兩者都是用視覺語言，為極富創造性的主體講話，差別在於一個承載的是音樂，另一個是文本。而且兩者都有商業美術的性質，設計師必須搭建一個切應內容的橋樑，讓聽眾或讀者能在第一眼就被觸動。

專輯封面的生成牽涉歌手、詞曲作者和唱片公司，Akibo 不認為有固定既循的工作模式。例如陳昇某張作品都是在綠島寫的，當時他們整天泡在一起潛水，音樂的氛圍和環境，他知之甚深，就不需要太多溝通。但唱片公司能夠介入多深，商業考量是否影響藝術表現？Akibo 常常這樣鼓勵學生：當你作品累積夠多，客戶自然能相信你的專業，能發揮的空間就會變大。

## 走過工具變革

Akibo 是很早開始使用電腦的設計師，他見證手工到數位的時代。他聊到以前如何貼歌詞，那時沒有電腦打字，需要去照相打字，再把字貼到美工完稿上。錯一個字得用美工刀割下來重製，仰賴刁鑽的手工技巧與大量人力。更可怕的是，唱片發行日不會變，因為後續宣傳和上節目的檔期都敲好了；但錄音和混音會延宕，或者歌手唱一唱決定改歌詞，設計端的工作就必須從頭來過，製作時間也會一再被壓縮。

他做過最快的專輯是 1989 年《歷史的傷口》，歌手們自發地聚集錄製音樂，悼念六四天安門。四家唱片公司同時握有歌曲版權，所以比誰發得快，誰就有機會賣得好。他晚上六七點動工，隔天天亮打樣就出來了。

1 | 2      1 2023 金蝶獎評審李明道 Akibo  
 2 Akibo 的工作室中，陳列著他曾經設計過的作品。

羅大佑《原鄉》和黑名單工作室《抓狂歌》是 Akibo 常常被提到的代表作，他說若不是電腦工具出現，他不會頭殼壞去，嘗試這樣的設計。因為巴洛克風格的裝飾對稱，那是手工無法做到的。當時他使用的 Illustrator 還是黑白版本，無法套色預覽。

## 設計師的挑戰？電腦與 AI

電腦技術革新在這幾年內又更竄速，到底人工智慧會不會取代文字或視覺的創作者？Akibo 說，他不覺得工具改變真的會對整個人類文明、對投身創作的人帶來傷害。他舉攝影和美術史的例子來說，19 世紀照相機發明，有多少畫家折斷畫筆，鑽研起能立即捕捉眼前現實的新穎技術；仍然選擇固有途徑的畫家，回頭思考繪畫有什麼表現手法是攝影不可逾替的，所以滋養出梵谷充滿情緒的筆觸、印象派的光影、秀拉的點描派、畢卡索的立體派還有康丁斯基音樂性的畫作。

這兩股脈動並非平行互斥，會互為所用。六、七零年代照相寫實主義就是例證；畫家把照片投影到畫布上，成為作畫時的參考，追求比寫實更寫實的東西。反過來說，影響當代攝影甚鉅的布列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）就是學畫出身的，而且他利用不少繪畫概念在拍照。Akibo 據此相信，當代善用 AI 技術的創作者以及留守原本領域的創作者，未來應該也會有類似的競合。

## 尚在形成的臺灣特色

參與金蝶獎評選，Akibo 注意到，或許是疫情讓大家慢下來，來投件的裝幀越來越專注於細節。例如有個作品嘗試用不同材質的紙，做出不規則的裁切；另外還有一個完全用字來做排版，連書本側面也很在意；還有全用手繪的塗鴉，充滿童趣。

這些裝幀有何共通點，是否反映出當代臺灣的社會文化？他回憶起做世大運開幕活





動的經驗，策畫團隊每天都在討論什麼是臺灣。「如果一本書放在東京也不違和，那它就沒有為自己的文化說話。」他期待年輕的創作者帶來更多累積，否則以後設計師要取用元素，還是只能去找廟宇三太子或原住民族——這些當然是臺灣文化，但視覺語言不能老是這些。他也不鼓勵創作者成天想著要代表臺灣，這樣成果不一定有魅力，野心可能反過來摧毀作品。

創作者的出發點應該是要為眼前這本書或這張音樂作品，設計出獨特的視覺語彙，當這個世代都使用某些關鍵字，量大到一定程度，形成社會共識，文化的層次就會沉澱和凸顯出來。Akibo 認為還是要優先照顧個別作品的完美，社會代表性是後來定義的。

## 未來：路是人走出來的

音樂產業從黑膠、卡帶、CD 到數位平台臺，受眾的消費習慣更迭，唱片行一家家關

門；實體書和書店也有類似命運。會因此讓裝幀設計師出路變少嗎？Akibo 分析：「不會因為商業形式或媒介改變，人們就不需要閱讀或不需要音樂。」他舉音樂和戲劇的例子來說，後來大家發現臨場體驗無法被取代、無法在網路下載，所以越來越多大型音樂節；原來設計專輯的人才就轉去做演唱會視覺。或者有股風潮出現，大眾就願意掏錢買高單價的黑膠收藏。劇場受電影和電視娛樂衝擊，百老匯發展出定目劇，也有相似邏輯。

當然，普遍藝文產業需要靠國家補助或政府資金挹注，對涉身其中的工作者來說，這是必須煩惱的問題。但回到創作的初衷來說，如果你對設計、對這份專業有熱忱，總是會有路可以走的。Akibo 這樣比喻，就像你在冬天很冷的夜晚，突然有個靈感，這時你願意掀開被窩，坐到桌前工作，那這就是你對這件事很有動力；這份堅持會引著你找到出路。

### 詹斯閔

地方小媽媽，同時是臺灣文學研究生。暫時不拍電影。感興趣的是二戰前後跨語世代、電影、人權和哲學。

3 | 4      3 2023 年金蝶獎得獎作品《白色墨水》、《杜連魁》和《晚安，糖果屋》。Akibo 說到評審們討論的內容，談這三本書籍裝幀有何特色和細節。  
4 工作室一隅